

俯首书海，仰观云天

——我的书香人生与晚年情怀

□徐建龙



此照摄于1985年暑期，作者师专毕业5年后的首届同学会上。

孩提时代的我，便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1963年的春天，我就读小学一年级。那时，中午时间老师绘声绘色讲连环画的情景，像一颗种子落进心田。我接触到的第一本启蒙读物，是贺友直先生绘制的连环画《李双双》。那油墨印出的画面，黑亮亮的发辫，爽利利的动作，在我眼中既新奇又迷人。我仿佛不是在看书，而是在解一个有趣的谜。一页页翻过去，淡淡的油墨香飘散开来，好奇与快乐慢慢充盈着小小的胸腔，让我整个下午都沉浸在静谧的喜悦之中。那种纯粹的、发现新世界的愉悦，至今想起，心头仍会泛起温柔的涟漪。

随着年岁增长，阅读的范围也在扩大。1965年暑假，我已是小学三年级学生。表哥在学校参加读书会，他引导我捧起了人生第一部长篇小说——法国作家埃克多·马洛的《苦儿流浪记》。雷米那个瘦小的身影，就这样住进了我心里。读着读着，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。我想，以后我也会遇到很多难事，但我不要怕。摔倒了，就自己爬起来；被人笑话了，忍着不哭，继续努力。我要做一个勇敢的少年——这是那本书留给我一生受用的礼物，也是我第一次在书本中领悟到“坚强”的重量。

然而，并非所有阅读时光都如此顺利。特殊岁月里，学校图书馆被迫关停了。偶然从同学处借到一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第二天就得归还。那个夜晚，我家那盏美孚灯的光，成了我生命中最庄严的灯塔。我凑近灯焰，如饥似渴地读着保尔·柯察金的故事。为了读完，我熬红了眼，吸了一鼻子油烟，甚至烧焦了头发，却浑然不觉。那一刻，我朦朦胧胧地懂得：人活着，原来是可以为了某种崇高的东西，而献出一切的。这种从书中汲取的、近乎神圣的激情，支撑着我日后度过无数艰难时日。

后来的人生，果然印证了这一点。初中辍学务农、父亲早逝、工伤失业、家庭变故……生活的重锤一次次落下。但每当我感到疲惫、迷茫时，保尔的身影、雷米的坚韧就会浮现在眼前，始终激励着我直面困境、不断突破自我。

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考入浙师院分校。重返校园的我，对知识有着近乎

岁月如流，转眼已至暮年。回首七十载人生路，最浓墨重彩的章节，竟都与书有关。那一本本泛黄或簇新的书籍，曾是我童年窗前的微光，青年灯下的伴侣，中年案头的智库，如今更是晚年膝上的慰藉。这辈子，我身体力行：俯首畅游书海，汲取无尽智慧；仰观云天一色，涵养壮阔胸襟。这便是我——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，书香氤氲而又安然自足的人生写照。

贪婪的渴求。学校图书馆的藏书，几乎被我借阅殆尽。“不动笔墨不读书”成了我几十年的习惯。执教初高中语文、哲学、政治经济学的日子里，我深感“胸藏万汇凭吞吐，笔有千钧任翕张”。引经据典，不仅让学生们听得入神，更让我体味到了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职业幸福感。读书，不再是孤独的跋涉，而是与莘莘学子共同的精神远足。

我主编了《教育理念引领下的探索》等著作，写下了《根深广连千支流，叶茂盛接万滴露》等文章，正是希望将这份阅读的馈赠，传递给更多人。看着昔日学生在我的带领下采访“敬老院里的众家囡”，书写家乡，如今已成为浙江省作协会员、北仑区作协副主席，那份欣慰与自豪，远胜于任何物质奖励。这，便是读书带来的、最丰硕的“业绩”。

如今，我已年过古稀。手机、微信固然便捷，但我仍珍视那数百万字的读书笔记。它们是时光在纸张上镌刻的深情辙印。我最爱刘禹锡的诗：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俯首书海，我依然能嗅到油墨的清香，感到思维的欢愉；仰观云天，我心底依旧怀揣开阔胸襟，永葆不老豪情。

“唯有读书能让人永远不老，能使生命之树常青。”袁振国先生的这句话，是我70年人生最深刻的体悟。读书，让我领悟了生命的真谛；领悟，又指引我创造了些许业绩；而这些业绩，最终都化作了晚年这份从容、安然与满怀的欣喜。

夕阳西下，月上柳梢，我依旧端坐书斋。低头，是浩瀚无边的智慧海洋；抬头，是云天相接的辽阔苍穹。这，就是我的书香人生，也是我无悔的晚年情怀。



此照摄于1987年，作者任教于郭巨中学期间。

舞蹈予我温柔与力量

□陈红莲

晚上一到6点半，我就急着出门。干啥去？跳广场舞呀。

家人们别的都好，唯独对我跳舞颇有微词。有一次外孙女开家长会，她爸爸妈妈赶不回来，想让我代替参加。我不愿意，外孙女更不愿意，她说：“老师说过的，要爸爸妈妈去参加。”我在一旁附和，外公却打趣：“怕是跳不了舞才不想去吧？”我暂住女儿家照顾小孩，一周没回家，他又调侃：“管小孩是借口，想跳那边的广场舞才是真的哈。”最让我无奈的是，他这些随口的闲话，家里人都信以为真，根本不容我辩解，只是淡淡地笑着，互相递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。我只好偃旗息鼓、悻悻转身，推门而出：“你们无聊，我跳舞去了。”

算起来，我跳广场舞已有20年光阴。因为热爱，这些年兜兜转转、分分合合，却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。最开始在村里跳舞，队伍越跳越小：有人成了奶奶，要照顾孙辈；有人工作忙碌，常要夜班，舞蹈队慢慢就解散了。后来，亚飞姐组织大家到老年活动室跳，哪怕只有七八个人，我们也跳得开开心心。亚飞姐有艺术天赋，把视频上学来的新舞教给我们，大伙兴致很高，下雨天也不休息，聚在一起学新舞，整整学了一冬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亚飞姐也要进城照顾外孙，这支小小的舞蹈队又解散了。

但热爱总有办法。我从网上淘了一只小音响，插上U盘，就在自家院子里跳。我存了很多舞曲，每晚在院子里跳一个小时，跳得满头大汗，却畅快淋漓。冬天天冷，我就移到室内，搬开桌椅、打开灯光，伴着美妙的音乐踩准节奏，尽情地跳、尽情地跳。后来有一天，姐妹们捎来消息，村里广场舞又重新开张，我心里十分激动，立刻归队。毕竟大家在一起，说说笑笑、蹦蹦跳跳，热闹又有趣。

之后我搬了新家，断断续续四处跟着跳，成了一个

东跳跳西跳跳的“不合格舞者”。直到暂住女儿家，发现马路对面就有广场舞队伍，这支热闹的队伍，才重新安稳走进我的生活。

爱跳舞，并不代表舞跳得就好，就像爱写作，不一定就能写出佳作。有一天闲在家，我兴致上来，对着镜子跳舞。我心里不禁愕然：这就是我跳的广场舞吗？我手脚僵硬，该高不高、该低不低，举手投足全都不到位，模样笨拙滑稽，像猢猻做戏。网上那些优美的舞蹈，被我跳得惨不忍睹，真是委屈了每一支曲子。
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耐心、刻意地纠正动作，一点一点慢慢学、慢慢改。可真是60岁学绣花，看着容易，学起来难。我常常自我安慰：我跳舞主要是锻炼身体、愉悦心情，不是为了表演比赛，自己开心、尽力就好。

可没想到，表演、比赛的机会偏偏主动找上了我。那年国庆节，村镇举办联欢活动，我们七位姐妹一起登上舞台，表演广场舞《爱我中华》，台下掌声阵阵。多年跳舞积攒的快乐，在那一刻尽情绽放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平时总爱泼我冷水的老公，也悄悄来到现场，用手机拍下我们的表演，发到家族群。家人们又纷纷转发到各自朋友圈。一时间，我会跳舞、跳得还不错的消息，传遍了亲友圈。一向低调的我，竟然因为跳舞小小“出名”了一回。

最近，两位领队老师又组织我们参加舞蹈比赛。大家嘻嘻哈哈相处，认认真真练习，做着自己心底热爱的事，眉眼间满是开心。登台比赛那天，我没有紧张、没有怯场，只有满心欢喜，随心舞动，笑由心生。

人生路上，很多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，很多爱好做着做着就淡了。唯有舞蹈，让我乐此不疲、久久相伴。转身、抬臂、迈腿、舒展，伴着音乐尽情释放自己。舞蹈给予我的，是快乐、是健康、是治愈、是解压，更是日积月累的自信。